

葡萄架下有清欢

吴艺凤

小满时节,办公楼上的葡萄又到了快成熟的时候,青翠欲滴的果实像一串晶莹剔透的绿色水晶,挂在藤蔓上,躲在叶子下,晃悠在眼前。随手摘一个,放进嘴里,轻轻一咬,皮便炸裂开,脆脆的果肉迫不及待地从嘴里钻出来,带着九分酸一分甜,迅速占领舌面和齿间的每一个角落,唤醒小时候关于“酸”的记忆。

那时,家里也有一架葡萄。在物资匮乏时期,新鲜水果少之又少,待尝过野桃子、野杨梅、野李子之后,这葡萄便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水果。

“五一”前后,葡萄便有了黄豆大小,悄悄藏在藤蔓间。随着气温慢慢升高,葡萄架上有越来越多的藤蔓和枝叶,远远望去,像一片绿色的海。

这一代,有十几个堂兄弟姐妹,年岁不相上下。那时,我们这群小孩每天到葡萄架下晃悠,仔仔细细观察葡萄的成长:发现昨天凋谢的花瓣已凋落,花心里露出小米般大小、嫩嫩的小果子;看着前几天长出的小果子,有了米粒的大小,颜色也深了些;数着哪一个花序上的果子最多,猜测哪一串可能长得最大……

恼人的是,我们每次在葡萄架下转悠都发现和昨天长得差不多。那绿绿的果子被我们看得不耐烦了,便反客为主,成串成串地垂下来引诱我们,使我们望眼欲穿,使我们迫不及待,使我们如数家珍。如果昼夜不眠可以加速它的成长,我们也愿意在葡萄架下彻夜等待。终于葡萄长到花生米大小,心急的人便赶紧摘来塞入口中,于是就见到皱眉——闭眼——喷射的名场面。尝过了头一茬鲜,也尝过了那令人难忘的酸,小伙伴们对葡萄的兴趣下降了,来得没那么勤。小葡萄们有了喘息时间,便像约好了似的,拼命汲取阳光和雨露的滋养,几天不见便长大了一圈。

没过多久,葡萄换上了深深浅浅的绿,晚开花的还有黄豆大小,披着深绿色的外衣;早开花的,个头比花生米大了些,那颜色反而浅了;有少数偷偷在外围上抹了点淡淡的粉色胭脂,更是惹人垂涎欲滴;偶尔还能见到个别紫色的,偷偷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,无声地打趣我们的着急和迫切。

于是,小伙伴们又声势浩大地聚拢来,吃“酸”大戏再次上演,这回大家终于愿意相信这葡萄就是酸的了的。喜欢的人继续留下,其他人一哄而散。

我就是那个留下的人,从青涩的酸到带着微甜的酸,一一品尝。葡萄的酸和醋不一样,它首先唤醒的是舌面中后部的味蕾,然后蔓延到舌尖上,悠悠地,不疾不徐,把它慢慢送往咽和胃,口舌生津,通体舒泰,妥当感油然而生,那是葡萄架下最美的体验。

幼时的小伙伴都已成家立业,分散生活在茶乡各处。那葡萄架也早已不复存在,有次小堂弟不慎滑下来,蹭破了膝盖和手肘的皮。老妈担心这群娃们的安全,干脆釜底抽薪,直接把葡萄架推倒了。从那以后,那口酸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直到我来这里工作,发现了楼上的这架葡萄。于是,从那年的秋天熬等到次年的春末夏初,我终于再次品尝到了儿时的那味清欢。

此时的葡萄架下,只有我一人。风从远处来,轻轻地穿过枝叶间的缝隙,又溜走了。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叶片,像明目张胆的探照灯,打在葡萄架上,使得那绿色又变浅了点,果肉的纹理被照得纤毫毕现。偶尔有一小块颜色深一点,那是葡萄籽的藏身之处。

我满怀喜悦地看着这些绿色水晶,轻轻摘下一口送进嘴里,那汁水骤然炸裂开,熟悉的酸带着儿时的回忆扑面而来,妥当贴帖又油然而生。

一纸侨批 半世茶香

苏凤萌

一封侨批,就是一朵凝固的浪花,藏着百年风雨,也藏着安溪人最深处的温柔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,那些笔墨温润的信笺,像雨后的青石板路,沁着岁月的清光。寥寥数语,却字字千钧——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情书,是游子寄给故乡的家信。

这就是侨批。

“批”在闽南话里就是“信”。一封侨批,既是养家的钱粮,又是抵万金的家书。2013年,“侨批档案”被遴选进《世界记忆名录》,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记忆珍宝。

早年,安溪先辈们背起行囊,一步三回头,踏着波涛下了南洋。海天茫茫,万里迢迢。没有银行,没有邮局,只有“水客”在风浪里奔走。一封信、一锭银,动辄数月,途中凶险难测——遗失的、被骗的,不知多少。一封平安信,成了两岸人家最揪心的等候。

后来侨批局兴起,“批脚”们肩背手提,翻山越岭,风雨无阻。这一行有个铁打的规矩:钱丢了,自己赔!诚信如山,一诺千金。抗战烽火中,无数华侨正是通过这方寸纸片,秘密筹款、认购救国公债——小小的侨批,撑起了大大的家国。

长卿镇云集村的张礼立,1927年携妻远赴吉隆坡,生养了四子四女。1951年他只身返乡,却从此再未能出境。往后几十年,一封封侨批漂洋过海,海外儿女寄回的每一笔钱,都是故乡灶台上的炊烟。1994年老人在家乡长眠,而今天的子孙们,依然与故土亲人往来不断,捐资修路、助学兴教。一纸断了,血脉不断。

漫漫侨批史,安溪却开出了独一无二的花——茶与批,共生共香。

500多年来,350万安溪

儿女散落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。他们垦荒、开矿、经商,半生漂泊,却忘不了故乡那一盏铁观音的清韵。别处的侨批只有银信,唯有安溪,茶与批形影不离。当年南洋的安溪茶商,货船出海的船舱里,茶叶堆旁就是侨批;批脚回乡送完信,返程时又捎上新茶奔赴南洋。许多侨批的角落,都有一行小字:“烦寄新茶数罐。”信笺裹着茶香,落进异国游子的茶盏——那一口故乡的滋味,是任何言语都无法安抚的乡愁。

官桥、参内、湖头的老厝阁楼里,那些泛黄的侨批,每一封都是一个家庭的悲欢。

1953年,官桥林文俊写信给出洋的弟弟:“但兄日夕思念……希于见字后,如能放手,必须抽身返里。”字字句句,是兄长望眼欲穿的期盼。参内黄则绵一家,十几封侨批串起十余年的离散——有人远走南洋讨生活,有人留在家中奉养老母,信上殷殷叮咛:“足踏车一点是母亲大人额……望劝各下辈尊敬亲爱,使其老人家欣慰得甘。”一笔侨汇,就是一家人全年的指望。

而大义面前,安溪人从未缺席。

抗战时,富家女白雪娇放弃南洋的优裕生活,隐姓埋名回国参军。她写给父母的家书,至今读来滚烫:“家是我所恋的,双亲姊妹是我所爱的,但破碎的祖国,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。”龙涓的华侨们,通过侨批源源不断汇回救国款,信封



上那枚

“航空救国”的朱红印章,是一颗赤子之心的烙印。和平年代,李尚大在印尼功名成就,却一生牵挂家乡。为了帮安溪茶叶打开外销路,他给谷牧、贾庆林、项南等领导写了一封又一封长信,几十封信,字字恳切——最终,安溪铁观音飘香世界,万千茶农因此受益。

鼎盛时,新加坡的林金泰、林和泰、瑞隆等安溪侨批商号,与安溪官桥、龙门等乡镇的二十余家批局,织成一张诚信的大网。哪怕地址写得含糊不清,只要写着安溪

某村某人,信件就一定能够送到。宗亲乡情,就是最可靠的邮差。

如今,手指轻点,转账即到;视频一开,万里相见。侨批慢慢退出了生活,被珍藏进档案馆和老宅的木箱里。

但那一纸泛黄的墨迹,从未老去。

它凝着汉字最美的风骨,凝着孝亲、守信、爱国的品格,更凝着安溪人千年不绝的茶韵与乡愁。纸短情长,茶香如故——侨批不老,安溪的根脉,就永远青葱。



父爱如山,一生感恩

林丽卿

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老教师,扎根教育数十年。他教书育人的风骨里,藏着一生的端正与温良;更沉淀着从小到老,稳稳托住我们成长的那份沉甸甸的父爱。

父亲年轻时,眉目清朗,身姿俊朗,是远近公认的翩翩少年。他从泉州农校毕业,却选择扎根讲台数十年,历任学校总务主任、副校长。工作兢兢业业,从不懈怠。为了学校的建设与发展,他努力争取侨亲和社会各界的支持。别人眼里琐碎又累人的后勤工作——校园建设、物资保障、大小杂务,他件件放在心上,事事落到实处。学校的一点一滴,每一份保障,都浸透着他默默付出的心血。他从不张扬功绩,只是默默坚守职责,以踏实与担当守护一方校园的安宁,守护一代代孩子安稳读书的时光。他用平凡的坚守,诠释了一名人民教师最质朴的初心与责任。

父亲这一生,最让我从小敬重、铭记于心的,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孝心与善良。从我记事起,家里最动人的画面,便是父亲侍奉奶奶的模样。奶奶常年体弱多病,时常风寒发热。为了奶奶的安康,本是教书的父亲,硬是练就一身医者本事——问诊、开药、打针、护理,样样熟练于心。

春夏秋冬,寒来暑往,数十年如一日。父亲和母亲同心同德,耐心细致,温柔周全,日日陪伴,夜夜牵挂,把最好的时光都给了年迈多病的奶奶。无论工作多忙、生活多累,他们从无非言怨言,不离不弃,尽心

尽孝。直到一九八四年,八十二岁的奶奶安然离世。父母用半生的行动与朝夕相守,把“孝顺”二字,化成了我们儿女一生的榜样。

父亲的担当,不只在讲台,不只在孝道,更在烟火清贫的岁月里,稳稳撑起了我们整个家。七十年代的日子,多数家庭度日艰难,清贫拮据。读过农校的父亲,为了贴补家用,为了让奶奶增加营养,让子女衣食无忧,在工作之余潜心培育银耳、蘑菇。

我至今清晰记得儿时的模样:小小的我,静静蹲在一旁,看着父亲认真劳作的背影,笨拙地伸手帮忙,一点点的木孔里填满菌苗。那时不懂生活不易,只觉得父亲高大又可靠,有他在,日子就有希望,有甜头。

当时,远在香港的伯父时常惦念家人,屡屡资助帮扶,写信嘱托父亲安心照顾好老母亲,守好家庭。弥足珍贵的兄弟同心,手足相亲!再加上父亲勤勉持家、勤俭肯干,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别人家日子紧巴巴,我们家却烟火温暖、和睦安稳,日子过得踏实又有滋味。

父亲用心经营小家,让家充满温暖与情趣。年少最美好的时光,是父母留给我们的温柔记忆。依稀记得,父亲骑着自行车,载着小小的我,到小卖部买几颗糖,热爱的生活,平凡岁月里总藏着细碎的欢喜。闲暇时,他们最爱到镇里的电影院看电影。无需言语,只需两人悄悄对视一眼,眉眼轻轻一动,我

便立刻心领神会——今晚有电影看了。于是年少的我们,总会乖乖快速吃完饭,认真写完作业,满心雀跃地跟着父母奔赴夜色。晚风温柔,夜色恬淡,一家人相伴而行的光影时光,朴素、干净、温暖,成了我童年最柔软、最难忘的记忆,岁岁珍藏,念念不忘。

父亲是最好的丈夫,也是最尽责的父亲。他待母亲温柔疼惜,一辈子相濡以沫,形影相随,风雨同舟、恩爱如初,把朴素的婚姻日子过得绵长温暖。父母对我们四个子女,用心栽培、悉心呵护,慈爱有度,尽责无悔。他们从不严厉苛责,只言传身教,教我们善良、正直、感恩、担当。

我的父亲,性格开朗,一辈子待人温和、真诚善良,走到哪里都受人敬重。他像一束温暖的光,照亮学生、温暖亲人、滋养家庭。可岁月无情,最是磨人。两年前,一场腰椎间盘突出突出的病痛,彻底改变了我意气风发的老父亲。常年反复的疼痛、受限的行动,一点点困住了他曾经挺拔的身姿与爽朗的性格。那个从前谈笑风生、待人热忱、活力满满的父亲,慢慢安静了,沉默寡言了。

每每看着如今安静独坐、少言少语、步履迟缓的老父亲,我心里总是一阵一阵发酸。常常看着看着,眼眶就悄悄湿润,心里万般不舍,却又无能为力。我暗自怅然:为什么那个一生开朗热情、顶天立地、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亲,仿佛一夜之间,换了模样?

夏天给予我的

林文凯

四季轮转,各有其美。有人钟情春日的勃勃生机,有人偏爱秋日的瓜果飘香,有人沉醉冬日的静谧安详。而作为在一个山里生活多年的人,我独独喜欢夏天——它给予我的,是太多独特而美妙的生命体验。

夏天给予我的,可观瀑布。我生活的小镇有一处景点,名曰五狮岩瀑布。山间溪流,夏季水量最为丰沛。水帘飞挂,飞珠溅玉,瀑下是一汪碧潭,周围雾气弥漫,冰凉透肤,是天然的避暑胜地。乡民沿溪筑起栏杆和观景台,来此的游客可观瀑、拍照、玩水,任山风吹拂,任水雾湿衣。水中鱼儿清晰可见,往来翕忽,似与游客相乐。有了垂钓的人,常在这儿时忘我垂钓;

有在潭边围炉煮茶的,配些甜点,谈天说地,一坐就是半天。我也常来此处,观瀑赏景,借这一方清凉,图个心境自在。

夏天给予我的,可听蝉鸣。学校地处山坳,林木茂密,多蝉栖息,常常一整天都能听到蝉鸣。蝉在地下蛰伏三年,上树不过三月,便格外珍惜光阴——从清晨唱到夜间,日日如此,风雨无阻。那柔弱的躯体里,竟蕴藏着无穷的能量,拉出长长的号子,一响就是一整个夏天。这只鸣蝉,那只响起,这边唱罢,那边再起。林间的声响此起彼伏,一阵盖过一阵,好似浪涌沙滩。那声音有的细密连绵,有的清脆响亮,有的低沉沙哑,却都能穿过密林,飘得很远。于我而言,从觉得蝉鸣聒噪——它们或独奏,或合唱,全是拼尽全力地嘶鸣,气势与排场都在其中。听着听着,也就习惯了。在蝉鸣的夏日里,有我惬意的清晨,也有我诗意的夜晚。

夏天给予我的,可吹山风。山里的风冰凉丝滑,迎着风慢慢骑行,看高山流水,赏夏木叠翠。或寻一处亭子,泡一壶老茶,坐上半晌,吹着风慢慢啜饮,任清风拂过每一寸肌肤,滋润每一个细胞——什么都不想,只贪这一份凉爽。我更陶醉于晚间的风:搬一把小凳,坐在走廊一角,捧书而读。风轻地吹着,如同冰面膜敷过脸颊;再深深呼吸几口,风里送来草木清新的气味。山中流泉清

越,蛙声阵阵,蝉鸣不绝,不知名的虫儿也“唧唧”“啾啾”地应和着。夜是静的,让读者对书中的形象意境、主题思想理解得更加通透。我喜欢这样的夜晚,身心舒展,神思飞扬。

夏天给予我的,还可欣赏旺盛的生命。田野里的庄稼吸足了水分,又有阳光加持,疯狂地生长。地瓜藤叶茂密青绿,恣意蔓延,牵连缠绕,把田垄妆点成一条条绿色的绸带,丰收在望。修长的玉米株长势喜人,一列列整齐排开,像精神抖擞、训练有素的士兵。窄长的叶片中间夹着一两个棒子,饱满结实,惹人喜爱。芋头宽大深绿的叶子,由一枝枝茎秆顶着,在微风中颌首低垂,像一把把倒翻的雨伞——不知会在哪个午后,遮挡一群顽童雨中奔跑的童年。田边的南瓜不讲规矩,瓜藤肆意无忌地延伸,瓜儿横七竖八地长着:有直立的,有斜躺的,有夹在石缝里的,中间凹陷,两端突起,显得劲道十足,静默着等人摘取。

夏天给予我的,还可品尝多汁的水果。香浓的菠萝、鲜甜的西瓜、脆口的青梨……这些当季的果子,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尤其是酷热天气里,咬上一口,鲜甜清爽的感觉从舌尖滑过五脏六腑,美妙极了。

夏天给予每一个人的,本应多姿多彩、生动有趣;而它给予我的,远不止这些。感恩这个季节,赠我如此丰富美妙的生命体验,让我乐在其中,乐此不疲。

